

創世紀

時間跟數字都還未出現前

神創造了天地

一片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

於是神說：要有光。

從此光暗分明 晝夜都是神所造的 沒有善惡之分

清晨，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神稱空氣為天 諸水為海 那是第二日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海與陸就此分開。

神又說：地要有青草和結種子的蔬菜、結果子的樹木，果子裡要有核。

於是第三日 有了海洋與陸地 有了青草

結種子的蔬菜與結果子的樹木（果子裡有核）

晝夜，記號，節令、日子、年歲，神再創造人類前，先創造了他們在乎的事。

後來天上的兩個大光 大的管晝 小的管夜 還有眾星普照在地上

第四日 一切就緒

第五日，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直到這個時候水才成為陽光空氣之後，生命的必需品

神接著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

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各從其類。

第六日。

那日神按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我們

神賜福且對著我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事就這樣成了，神看著一切都是好的。

（神所行的一切皆為善，那我們呢？）

第七日，安息。

生

漫漫長路
所經之處都灑滿了鹽
說是消毒，卻讓傷更刺骨
說痛是好的，良藥總是苦的
說溫柔也是好的
它讓人日夜生疼
而你也是好的
因為你不只是藥
還是毒

那年櫻花飄如雪，而你走的時候像雨
把我打濕後逕自離去

此後，再也不敢撐傘
就怕沒接住你。

你在的時候四季如春
你離開後季節開始流轉
每當春日我就捲縮在家裡
度
日
如
年

X的來生

到了咖啡廳卻從不點咖啡
你說：「怕苦。」
會不會這就是你和我
始終無法成為我們的原因

可是親愛的別忘記了
有黑暗的地方，才有光。

回程的時候經過一隻貓
你蹲下身寵愛的摸了摸他的頭
「乖。」
突然發現原來這輩子最大的夢想
不過是成為一隻貓

要成為溫柔的人
（於是放任委屈滋生蔓延）
抹滅不好的言語 用希望填補
然後在每個夜深人靜的時刻化為灰燼

想成為溫柔的人
首先把每個人都當成是你。

成人童話

甘願吃下毒藥
當紅色逐漸褪成灰白
甘願失了嗓子連帶著
雙腳被網綁在山崖
甘願溺死在你的眼神裡
陷入最深的沉睡
而那是，白馬王子也喚不醒的眠

甘願熬煮一鍋湯
任憑巫婆將你的心切開
與我同為食材
那就再也不分開

你走之後 我開始
撰寫日子 變得柔軟
在呼吸與呼吸之間想你
夢境來臨以前 深吸一口
預備汪洋中的氧氣
感冒的時候 暫時想不起曾有人為我擔心
這是鼻塞帶來的唯一好處
而我想 等到哪天我死了
就不會有人想你了

X的一生 (收錄在風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

這輩子一定要做的事
跨年倒數時與陌生人接吻
跟某人在雨中跳華爾滋
愛上誰，願意一生交託
接著在宇宙角落被遺忘
吹蠟燭時許個願世界和平
提筆寫信，卻從不寄出
獨自一人去二輪電影院大哭
買桶冰邊挖邊看連續劇
睡前告訴自己要成長
(即使知道仍會跌倒)

最後將事情列在清單上
完成了就打勾

而終其一生，都有個空缺關於讓你和我成為我們。

報導文學：《你不是一個人》

她的故事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想過，抱著好玩的心態就隨意霸凌別人，那足以毀了一個人的生。」

風和日麗的天，陽光溫柔的灑在大地上，遠遠聽見鐘聲響起，充滿活力的學生一窩蜂的跑到操場上揮灑他們的汗水。

在那些笑容裡面，蘊藏多少無知的惡意？

中午時分，手機急躁地響著，似乎透露著一種無助。

接起手機，又聽見她歇斯底里的哭聲：「我又夢到他們了。好可怕。他們拿剪刀剪我頭髮的畫面跟那時候一模一樣。」我急欲安撫她，卻越發無能為力。心裡極為清楚，憂鬱症患者爆發時，就該讓他們好好抒發。

於是我輕聲的說「沒事、我在這裡、不用害怕。」

她是我在教會認識的朋友，一開始只覺得她文文靜靜，好像很內向，也不太愛講話，與教會輔導談過後才得知，她患有憂鬱症，原因是她從小學至高中，十二年間，足足度過了將近九年被霸凌的生活。我聽完非常訝異，甚至有些懷疑那是否是她自己本身也有問題。輔導要我好好關心她，剛開始雖然抱著一種義務的心態，但當我與她交心的越深，聽見她越來越多的過往，我才發現，有的時候被霸凌，真的沒有任何原因。

霸凌並非為偶發事件，而是指長期性，且多次發生的事件。通常被霸凌的學生，會重覆發生，並不只一次地被欺負。

「我最近又開始尿不出來了。」電話中的她說。

「怎麼會？看醫生後不是好多了嗎？」我擔心的答。

她說，國小的時候曾經被喜歡的男生開過廁所門，而那時候，她正在如廁。這件事至今仍困擾著她，嚴重到她在學校的時候，上廁所都要很久，都要好好扶著門，儘管已經確認好幾次它是鎖著的了。

我曾經跟教會的一個姊姊聊過她，當時也順勢講到了霸凌。我很幸運，在我求學至今，自己本身沒經歷過，甚至可以說所待的班級都非常和平。當時教會姊姊嘆了一口氣，且語重心長的說：「我也霸凌過別人。」我當下非常詫異，因為姊姊平時扮演的是媽媽的角色，雖然年紀也不過才大我一歲，卻溫柔又替人著想。這樣子的人，居然也霸凌過別人？

姊姊說那是他小學一年級的事，他和另一個女生時常欺負一個資源班的男生。我問他為什麼要欺負他呢？

「因為好玩啊。雖然現在想起來一點也不，但當時真的因為好玩。如果他反抗什麼的，還會覺得很好笑。」

說到這裡我們都沈默了。但我又想到，小學一年級的事，怎麼會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我很快就反省了啊，升上三年級之後吧，對於那件事我非常後悔，一直到現在都懺悔著。」

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又感到了安心。

但是究竟有多少人，他們除了意識到自己正在或是曾經霸凌過別人，還能意識到他們覺得好玩的舉止，是真實的在傷害他人的靈魂呢？

為什麼沒有人制止？

實際統計上，霸凌者由一人至多人不等，其中又以三到五人為團體霸凌最盛。讓我們來算個數學，假設一個班級三十人，一人被霸凌，五人為霸凌團體，那麼其他二十四位同學他們身為旁觀者難道就不算霸凌？

我曾在她狀態不錯的時候跟她討論過，她也以她的經驗來跟我做了深度對談，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她說的這句話：「誰都不想惹事啊。所以我從來都不恨他們。因為如果是我，可能也沒有制止的勇氣吧。」那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落淚，因為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無力感，以及溫柔的包容。

過去曾經轟動一時的新聞，台中市嘉陽高中發生霸凌事件，兩段學生在教室內被同學毆打的影片上傳到網路上後，引起軒然大波。當時看了一篇報導寫得相當深入，當各方媒體都在撻伐霸凌者時，他卻提出了不同的角度的看法：「事實上，造成霸凌的條件，並不只是直觀的『實力對比』，比如多數欺負少數、體能強的欺負體能弱的，這麼簡單的判斷而已。若是仔細發掘各樣霸凌案件，我們會發現真的要算『實力』，真正數量龐大的其實是旁觀者，照理說只要大家都願意制止，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但這樣的數字計算，就會忽略掉人們在一個『團體』中，並不是整齊劃一的整體，而是一個個有自我意志、利益與生存方式的行動者。」

我有一個超級樂天派的朋友，我跟他敘述這些的時候，他也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原來他也曾經被霸凌過，而且還是被他最要好的朋友們。

「就只是因為我跟其中一個女生喜歡的男生是好朋友欸！」他笑著這麼說，接著又講：「那時候每天晚上我都躲在棉被裡哭，又不敢被家人知道。才幾歲啊，居然就開始害怕世界，跟人群接觸也感到很恐慌。」

真的沒想到他也有這樣的時期，跟他相處至今除了快樂，我幾乎沒在他身上看見任何負面情緒，我在心底暗自慶幸他沒有因為霸凌而變得不幸。

「不過，那個男生有幫我講話，雖然引起反效果就是了。原本只是排擠或酸言酸語，那之後他們會推我也會打我。」

旁觀者力量不夠大仍是無能為力的。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她可以容忍那些無動於衷的人了。

你不是一個人

我因為她而開始關心周遭人，也開始反省過去從沒注意過這個議題。霸凌案件仍舊層出不窮，或許你身邊正好就有。但我始終相信人類自出生就擁有愛，也偏向善。我們可以透過各種做法，保護被霸凌者，讓霸凌者知道自己的錯誤，以及改變沈默多數的價值觀。

從她身上我也學習到了不少如何面對被霸凌者，要對你們說：你們並沒有做錯。不要因為別人錯誤的舉動，而否定了自己的價值。遇到霸凌時，也要勇敢的尋找救援，不要這樣姑息養奸，只會造成心中的傷口越來越大，而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要為了愛你們的人，好好的生活啊！

她現在雖然仍要定期回診，但病況已經好了許多。我很久沒有聽見她哭了，反而都是笑著打給我說：「醫生開的藥又少了幾粒喔！」她時常說這都多虧有我的陪伴，我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些什麼，但是我非常相信，只要我們保持著善良的心，就足以抵抗這個混亂的世界。一個人或許渺小，但一群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反霸凌，從你我做起。

短篇小說《失戀日常》

Day1

有的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站著。

或許站在櫥窗前看見自己的倒影，然後看見背後熙來人往的街道，最後是雨。

天空下著雨。

雨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顏色，黃色的傘、黑色的大衣、紫紅色的長裙、橘白相間的球鞋、灰藍色的天空.....你試圖去猜想人們為什麼總是喜歡替事物定位，特別是色彩，明明不是每個人都對顏色有著高敏銳度，就連你也是。

失戀的第一天，你漫無目的的遊走在街頭，腦中或是一片空白或是雜亂無章的色彩，沒有憤怒也哭不出來，如果硬要解釋，大概就是「不知所措」吧。

你看著逐漸減少的行人，直到最後一班電車行駛，你緩慢離開商業區，雨中你的身影模糊不清，當你抵達曾是你們的家時，天空仍舊下著雨。

Day2

外面的風好冷。

裹了條毛毯，窩在靠近落地窗前的沙發上，你打開玻璃窗，風隨著心跳聲規律的吹向你，飄逸的髮絲數度蓋過你的視線，卻不影響你持續觀察著對面便利商店進出的人們。已經半夜兩點了，你很好奇那些人不睡而特地跑去買東西是為了什麼 — 啊，不過你也還沒睡就是了。又失眠了。

從他離開算起三十一個鐘頭，一開始你只是彷彿幽靈般無神的在街頭遊蕩，接著回到「你家」，這二十七個鐘頭，你足不出戶、不開燈也不看電視、餓了就喝水、水喝多了就如廁，整整二十七個小時，你就坐在沙發上發呆，看著窗外的路人。

真的好累。身體像被千斤壓著，思緒亂糟糟的打了個死結，可是你還是睡不著，因為一閉上眼就看見他的臉。

你甚至連床都不敢躺，上面還殘留他的味道吧，你這麼想著。

失戀第二天，你開始哭。

那個宣布你們戀情死刑的夜晚，拿出鑰匙開了門迎接你的是一片黑暗，熟悉的走向浴室，熱水刷地噴灑在你身上時，你才像是大夢初醒般潰堤。

故事情節不斷重播，片段的畫面都是折磨，在你心上刻出一道一道傷痕，夠了夠了夠了、什麼愛你，夠了夠了夠了、什麼承諾，全都是謊言。

滴答，又過了一分鐘。滴答，又過了一小時。

沿著天際線露出一片魚肚白，第三十五個鐘頭，失戀計時邁入第三天。

Day3

清晨。

你離開盤踞已久的沙發，關節嘎嘎作響，走進浴室看著鏡中反射的自己，憔悴的容顏提醒你已經多久沒入睡、臃腫且佈滿血絲的雙眼則告訴你究竟哭了多久。

「醜死了。」難怪他會離開你「真是活該。」你自嘲的這麼說著，轉開水龍頭往自己臉上潑水，接著你又回到客廳，像是深夜做惡夢的孩子般捲縮在沙發一隅，盯著電視機深黑色的螢幕，又看見了自己的身影。

拿起遙控器按下象徵開啟的紅色按鈕，啪啦一聲黑頻閃了一下，綜藝節目的笑鬧聲傳入耳中，像是在嘲笑你的愚蠢。

按下數字鍵轉到了電影頻道，正好播放你們曾一起看過的愛情片，那個時候你還笑了劇中主角，不過就是少了個愛你的人，有什麼好難過的、真是自討苦吃。

接著你被他摟在懷裡，他笑著對你說了失戀真的是錐心刺骨的痛，「真諷刺。」現在說不想體會已經來不及了吧？

最後你停留在音樂頻道，聽著MV中放聲唱出感情的男歌手，就像每個深夜他總是彈著吉他對你歌唱一樣，不知不覺閉上眼睛，你睡著了。

失戀第三天你終於睡了，但在夢裡，他在旁邊為你唱歌。

Day4

刺眼的陽光透過玻璃照射進來，你替自己烤了片吐司又泡了杯牛奶當作早餐，睡了一覺讓你感覺好多了，已經不再想哭，雖然想起還是讓心隱隱作痛。

電話鈴響起，你沒有勇氣接起，就順著讓他轉進答錄機，「我們現在不在家，有事請留言、喂你不要騷我……」當初在錄的時候，他笑盈盈的在旁邊聽你說話，然後就趁機騷你癢。

想著挺可愛的就留著吧，現在是該換了。

電話中響起的是你最好朋友的聲音，這麼說來你扔在沙發上的手機早已因為沒電而自動關機，想必朋友真的很著急吧，「從他口中聽見你們分手了，」朋友說：「雖然這樣說很沒用，可是要打起精神喔！你現在肯定不想出來吧？過幾天再去看你。」

然後你又不爭氣的哭了。對不起，你在心裡講，對不起。朋友真的很溫柔，從以前就在身邊，是除了他之外最大的支柱。

從前每當你和他吵架，朋友總是安慰你、給你力量，也不只是一昧的替你罵他，如果是你錯還會反過來責備你。「像個媽媽一樣。」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會笑著這麼說，所有的烏雲就煙消雲散了。只是現在還沒有辦法。

失戀第四天，你哭是因為被朋友感動，這對你而言是一大前進。

Day5

你走在一條發光的道路上。

四周是一片深沉的黑，黑的仿佛一不小心就會被吸入般、深不可測的黑。你沿著筆直的石子路向前，然後停下腳步。

你聽見他的聲音。

「我們分手吧。」是那個下著雨的夜晚，他剛出差回來，你就去迎接他，然後你們一起吃著晚餐，他這麼說了。

於是你笑了「騙不了我的喔！」伸出手想觸摸他，然後他卻躲開了。

「沒有在開玩笑。」他這麼說：「結束了。」連一句謝謝或是對不起都沒有，「房子給你住，我的東西都不要了，你可以全部丟掉。」他啜了杯中深褐色的液體，最後只說了聲麻煩了便起身離去。

半句話都說不出來，腦中嗡嗡作響，你茫然的坐著，隻身一人的背影在歡笑交雜的餐廳顯得突兀。

你一直沒有去想導致你們走向結局的原因究竟為何。很久很久以前，你曾經對他說了如果分手也不要問為什麼，「反正結果就這樣了。」

誰也沒有優柔寡斷的時間、誰也不要說那些可以改變的話語，就這樣一刀兩斷，「多乾淨利落？」

你很感謝他始終記得這些話，並且選擇了在最後仍舊保留這份體貼。

呼出一口氣，你繼續向前行走。

接著跑馬燈般的畫面一幕幕的播放，全是你們過往的種種回憶，你們第一次接吻也是個雨天、假日窩在沙發一起看DVD、悠閒的散步時間、新年的大掃除……「已經沒事了。」你輕聲開口：「謝謝你。」

畫面越跑越快，直到整個世界被純粹的白覆蓋後，你倏地睜眼，映入眼簾的是熟悉的深藍色牆壁，上面貼著數個螢光星星。

失戀第五天，在夢見持續糾纏著你的回憶後，你笑了。

他離開後你第一次露出笑容。

Day6

將充電器接上手機，你按了開機鍵，螢幕一亮便跑出許多通知，你翻看著訊息然後嘴角微微上揚，接著打開聯絡人找到了朋友的號碼後，按下播出鍵。

「喂，嗯沒事了、大概吧。嗯？二點嗎？好，嗯好，待會見。」

朋友跟你約在附近的咖啡館，掛斷電話你想著，又被她照顧了，明明你去找她比她來更方便些的。

你稍微打扮了一下，化上了淡妝，這些事情幾天前你也曾這麼做，為了和他共進晚餐。才過幾天的時間，但對你而言卻猶如時間靜止般那樣漫長。

時間差不多時你出發前往目的地，緩步的走在寧靜的街道，陽光不疾不徐的灑在你潔白的面頰，大口吸了一口氣，果然你並不適合關在家裡。

即將到達位於街口轉角的咖啡館，你遠遠就看見朋友等待的身影，小跑步過去後你開口喊了她的名字。

然後朋友立刻把你抱在懷裡，什麼話都沒說，就只是緊緊抱著你。

「對不起，現在才跟你聯絡。」你開口這麼說，其實你又差點哭出來，只是忍住了。

「沒事就好，我們進去吧！」朋友笑著勾過你的手，一同進入店內。

叮鈴一聲，玻璃門被推開，迎面而來濃郁的咖啡香，館內陳設的桌椅，無論吧檯或是雙人座皆是木製的，雖然店面不大卻給人一種井然有序的感覺，很溫暖。

從前你從店外看進去，內心就大大的讚嘆，還曾叫他陪你來，但始終都沒有實現，如今終於進來了，而身邊的人卻已經不是他、也不再會是他了。

向服務生點了兩杯卡布奇諾，你們選了靠近書櫃的位置坐下後，開始談天說地，幾乎都是朋友在講話而你在聽，跟平時相反的畫面不經讓你覺得有些好笑。

朋友巧妙的避開了所有關於他的事情，也不問任何細末枝節，就用著銀鈴般幽婉的聲音，一字一句說進你心裡。

時間如洪流般前進，你堅持送朋友到電車站，接著你獨自走在熟悉的街道，停在那個櫥窗前，玻璃反射出你的身影，以及背後熙熙攘攘的人群，今晚沒有下雨。

你給自己一個微笑後，起步回家。

失戀第六天，你以莽撞的勇敢，對抗了曾在櫥窗中懦弱的自己。

Day7

捲起袖子，縮起褐色的髮絲，「好、開始了。」你給自己一個加油打氣，準備收拾家裡不要的物品。

「東西都不要了，你可以全部丟掉。」腦中又回想起那天餐廳，他對你說的話。你的確埋怨過，他就這樣連回憶也不要了，徒留下你一個人承受。

搖了搖頭，「算了。」你試著甩開陰鬱的想法，接著著手進行工作。

浴室。把屬於他成套的粉色盥洗用品裝進垃圾袋。每隔一陣子，他們都會到賣場採買日常用品，而牙刷則是固定都買那個牌子的，因為你喜歡藍色，所以粉色就給他用。

衣櫥。你將一疊疊的衣服搬出來，放進紙箱裡，打算捐出去。其中一件女性襯衫是你的，那是某年聖誕節，你們無意間買了同樣式的襯衫當作禮物送給對方，你還記得那時的你們笑著笑著就接吻了。

櫃子裡放著你們相愛的足跡，東大寺的戀愛御守是你們還沒交往前，他偷偷去求的；那串巴黎鐵塔小吊飾，是你們第一次旅行時買的；有著奇怪圖騰的木製雕刻，是他那個研究生朋友送的，說是會守護愛情。

其實你想到他、想到關於他的一切已經不再讓你感到疼痛了，只是油然而生的微妙感讓你無所適從。就像是事過境遷的酸混上一點不捨的苦味，逐漸釀成帶著灑脫的韻味，這大概就是釋懷吧。

思緒停止在你觸摸到那個音樂盒為止。那是鑲有紅色珠子的木製音樂盒，某次旅行的途中你一眼便看中了，後來你們因為小事吵架，當夜幕低垂，他跟你道歉時，順手拿了個袋子給你，而打開就是裝著那個音樂盒。

你轉了發條，悠揚的旋律隨之流出，你輕聲哼著，當音樂停止，你將所有物品裝至紙袋內，這些全是要給托兒所的孩子們的。

夕陽西下，照的滿屋茜色，你剛好曬完洗乾淨的床單，伸了個懶腰，環視四周，便滿意的拿了換洗衣物，洗個澡將一日的疲憊洗去，淋個浴沖掉過往的雲煙。

Day8

戴上眼鏡，穿上帆船鞋，最後背起朋友送你的Kanken Mini，你關上大門準備難得的小型個人旅遊。

走在和煦的陽光下，擱淺的心仿佛坐上了諾亞方舟得到了救贖。

你有多久沒感受到溫和的風撫上面頰，多久沒有細聽公園裡孩子們玩樂的嬉笑聲，多久沒有看見飄泊的白雲洋洋灑灑點綴著藍空，多久沒有聞到撲鼻而來滿溢的松針香。從前你的眼裡只有他，即使一同旅行，你注意的也從來不是風景而是他。現在你可以細細品嚐，並且明白他不是世界。

走到商店街，形形色色的路人不再令你感到不自在，你依然試圖猜想為何人們總愛分析顏色，然後你想著如果失戀是黑白，那麼療傷大概就是.....「這個世界的所有色彩。」你輕聲說著。

回到家時星星早已散亂的遊走在深色夜空，讓你想起高中美術課曾提過的一幅畫，雖然那幅作品的背景是法國的某個小鎮，可是不管在何處，天地萬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最後你清點了買回來的物品，一件針織毛衣、一罐有著柑橘香的乳液、一本關於男孩與狗的書，以及一顆完整無缺的心。

失戀第八天，你已經忘記到底過多少天了。

Day9

天微亮，你在鬧鐘響的前一刻清醒，盯著天花板直到預定起床的時間伴隨著手機鈴聲來臨，你滑掉顯示在螢幕上的鬧鐘圖樣，然後坐起身靠在枕頭上。

早上七點，是他固定起床的時間。無論平日或者假日他都堅持著這個原則。然後他會輕巧的下床怕吵醒你，獨自在陽台吸著跟你約定好一天只能抽一根的菸。

按著已經刻劃在腦中的數字，當電話特有的機械聲響起，你開始默數一、二、三……數到第五秒，電話隨即被接通。

「喂？小、……」他一接起電話你便打斷他，你說：「噓，不要叫我的名字。」

「我希望你聽我說就好，也不要回應我。」

「那時候在匆促了，結果我連半句話都沒有說出口。」

「關於打給你這件事我想了很久，就算你接了我到底該說些什麼呢？當然任何話都於事無補，所以別擔心，我可沒忘記當初自己說的要斷的乾淨。」

「於是我想到了，就是給自己一個結束—真正的結束。」

「謝謝你，讓我度過了人生中最燦爛的一段日子。」

「不要再見了。」

「—我是真的愛過你。」掛斷電話時，他這麼說了。

當螢幕顯示通話結束，你確實聽見了放下的聲音，失戀第九天，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有他的過去說了不見。

劇本《生》改編自鄭捷事件（第一幕）

主要角色：鄭捷、因被丈夫保護而逃過一劫的孕婦、律師。

△監獄內，鄭捷面對觀眾獨自坐著，開始讀白。

鄭：人努力的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從小就在想這個問題，一定很多人都這麼想吧？活著就是要不斷的跟世界妥協，所以我一直很想死，我相信人死後會去的地方是你相信的地方。於是我做了這個決定，要轟轟烈烈的殺一群人，就算被判死刑也沒關係，不，應該說最好被判死刑。

△鄭捷露出笑容。

鄭：我一點也不後悔，反而還覺得很舒坦，因為已經圓夢了。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這麼做，這樣他們也會開心吧？畢竟，活著是一件很累的事啊。

△律師接受訪談

律師：當初選擇接受這個案子，其實我也猶豫很久，尤其是我非常能體會受害者家屬的心情，一想到我的家人也可能遇害，我心裡就一陣發毛。但是我又想到，一般人看待罪犯，幾乎沒有第二種角度，彷彿這人臉上就寫着「罪犯」兩個字，而無需去理解他曾遭遇過什麼。但如果去看每個罪犯的生命遭遇，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自己處在罪犯的生命境遇下，不會做出同樣的事？

△捷運行駛中，孕婦坐在位置上。

孕婦：其實我才不在乎鄭捷到底會不會被判死刑，就算他死了，我還是會很痛吧。

（深呼吸）一想起那個人的身影，我總是痛苦到忘記呼吸。可是我要堅強，為了肚子裡的寶寶，為了那個人曾經活著的證據，我要好好活著。（深呼吸）呼吸，要記得呼吸。

△接下來會一直轉換視角。

鄭：我記得國中的時候，老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要寫十年後的我，那時候我寫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其實一部分我把自己當成外星人了吧。只是從來沒有人懂我。

律師：他絕對沒有對事物無感，相反的，我認為他是一個敏感、豐富而脆弱的人。

孕婦：已經過了兩個月了，我每天都固定搭乘這班捷運，從板橋搭到龍山寺，再從龍山寺搭回板橋，什麼都沒變，好像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那天之後，我沒有再回過家，我沒有辦法回到充滿那個人氣息的家。

律師：他常說高中很快樂，也很喜歡高中老師，一直到大學時，才又想起殺人誓言。問了很多他的國高中同學，得到的評論大多都是，他是一個幽默又善良的人，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雖然問過好幾次，但他總是沒有正面回答我。

鄭：這個世界是虛無的。

律師：就在那時候，有一個他的高中同學來看他，聊到時間到，同學說『我下次會再來。』鄭捷卻反問『為什麼？』接著同學又說『什麼意思？』鄭捷說：『我不相信你會再來。』這樣的對話，在同學跟鄭捷間來回三、四次，我當下總算意識到，是不是在他決定犯案的最後這些日子，沒有誰真誠地對他好？

孕婦：捷運在走的時候我就想著那一天發生的事，尖叫聲，呻吟聲，還有刀刺進什麼的聲音。然後我看到了，手拿著刀滿身是血的男孩，那一瞬間我跟他對到了眼。那是對世界絕望的眼神。他朝我走來。

鄭：那一天我跟一個孕婦對到了眼，不知道為什麼，從他眼裡我看到了希望。為什麼有人可以露出那種充滿希望的眼神？我情不自禁的朝他走去，

律師：有一個傷患說，那時已經被他砍了一刀，他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對鄭捷說：「請你不要殺我好嗎？」然後他真的停手就走了。

孕婦：一切發生得那麼突然，一直待在身邊的那個人突然用力把我拉起推到一旁，我連他最後說了什麼都沒有聽清楚，為了不潑及到我，他分神了，就在那一刻，男孩一刀劃下——

鄭：噴出的血像雪花一樣落下，孕婦雪亮的雙眼瞬間失去光彩。直到那時候，我才發

現眼前這個人，是她的老公。

律師：那時候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只說了兩個字：贖罪。之後我再怎麼問他，他都不肯再開口談這件事。

鄭：她完全沒有要逃走的意思，也沒有尖叫，甚至連眼淚都沒有。她就這樣看著我，我知道她在對我說，來殺我吧，因為一切都無所謂了。

孕婦：可是他就走了。

鄭：離開她之後我又隨手砍了一個人，那個人痛苦地對我說：「請你不要殺我好嗎？」我的腦中又浮現了她的眼神，那麼純粹，那麼堅定。

律師：最一開始我就對鄭捷說過，這個案子百分百是死刑。而我想接下的原因，不是為了官司的輸贏，而是要追求別的價值。人性是很複雜的啊，我總認為死刑，是一種對於自己不會墮落至那一端的歧視。

孕婦：我想過死亡，看著鏡中的自己，我想起了那個灰暗的眼神。我恨鄭捷，可是、可是，我知道他一定也生活在黑暗裡。

（撫摸隆起的肚皮）寶寶啊，你一定要健康長大。

△降幕

小說《傳說》——台灣民間都市傳說ch1-ch5

chapter1.大直深夜公車

人生果然沒有什麼偶然。

就算看似不相關的人事物，事實上都有可能經過一連串宿命的牽引而匯聚，可能發生在星星流墜的海邊、清風圍繞的森林，或許就在你家廚房也說不定。

我的命運當然也是，只是它沒有那麼浪漫的開頭。

這都得從那一天開始說起。

一如往常下了課到補習班報到，我的成績不算優等，但也沒有太差，至少都維持在班上前十名，大家都有經歷這樣的時期吧！沒有什麼值得誇口的能力、又沒有特別的興趣嗜好，只好趁著還是學生多讀點書，其實這麼做也不是為了光明的未來這種遠大的夢想，只不過是打發時間罷了。何況拿了好成績還能跟家人換有限度自由，對我而言唸書也不是多困難的事，何樂而不為呢？

之所以去補習也是如此，這間補習班是阿姨開的，阿姨是媽媽最小的妹妹，在家族裡一向被冠上隨心所欲的稱號，就連開這家補習班也都是因為他一時興起，說是不想被公司綁住，想要有自己生活的空間，接著便辭去工作，之後以光速開了這間補習班。我從小就很喜歡小阿姨這種令人捉摸不定的性格，所以當媽媽問我要不要去補習時，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不過從我來補習到至今已經兩個多月，我從來也沒在補習班看過他就是了。

現在是九月初，夏天的餘溫已經被秋日吹得淋漓盡致，正在華麗收尾。

英文老師總算講完課文後，我抬頭看牆上的掛鐘，居然已經十點出頭了，讓我不經皺了下眉頭，我這個人基本上沒什麼特別吹毛求疵的地方，唯一就是很不喜歡晚回家。

「葉子，走了，還發什麼呆！」

突然一雙手勾住我，把我拉回現實。手的主人是褚亮，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升高中那年他們臨時搬家，那時候還以為他要搬去多遠的地方，結果只不過在離舊家大約十五分鐘的路程，也就是這個補習班附近的某個社區，那時會答應來這裡補習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傢伙有一天跟我說他被逼去補習了，還很巧就是這間。

我第一天的時候，褚亮看見我那吃驚的表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我拿起掛在桌旁的書包，從座位上離開。一出補習班一陣涼風吹來，我拿出手機打開台灣等公車確認車子還要多久才到站。

「葉子葉子，你看我總算抓到快龍了！超帥的！」褚亮就跟時下青少年沒兩樣，非常著迷於寶可夢，暑假我還陪他走遍整個大台北地區，不過我個人是沒什麼興趣就是。

「嗯嗯很帥很帥。」隨便應付他兩句，對面就是公車站牌，褚亮他們家要在這個路口右轉。

「葉子你很敷衍喔。」褚亮用著無辜的表情說，正想回嘴時他又補上：「好啦，我知道你這個回家控正因為老師晚下課所以晚回家覺得很煩對吧？」我無言表示默認。

露出一副瞭然於胸的笑容他又說：「不如今天來住我家吧？我爸媽可是對你想念的不得了，天天要我邀你到家裡作客勒。」

「不了。我今天什麼都沒帶，而且明天還要上課。下次挑個假日再去吧！」說完話正好一輛公車開往站牌，我急忙趁著沒車過馬路，褚亮在身後朝我大喊：「好，下次記得阿！回去路上小心。」我笑著揮了下手，也沒注意太多就上了車。

其實要是那時候我沒有那麼匆忙，多留心周遭的話，我肯定會因為這台車太過詭異而拒絕搭乘。但事實是我沒有，反而還暗自竊喜車子比想的還快就來了。

話又說回來，雖然我說的好像很不願意搭上這台車，但我相信就算那天沒坐上，遲早有一天我也會搭到的，就像我最一開始說的：人生並沒有偶然，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輛車有點舊，一上車便撲鼻而來陳腐的霉味，帶點熟悉感，讓我一瞬間覺得自己穿越時光，回到了小時候。

我拿出悠遊卡，卻發現他沒有刷卡機，我抬頭看向面無表情的司機，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沒有情緒波動的人，彷彿世上沒有任何事足以打動他。司機似乎是注意到我盯著他看，說了句只能投錢後，又恢復到與世無關的面容。我心裡一邊驚訝現在居然還有不能用悠遊卡的公車，一面從錢包中拿出十五元投下，便向後掃視位置。

乘客不多，不是看向窗外就是在睡覺，其實在我上車的瞬間感受到多種視線交錯在我身上，但礙於司機太吸引我的注意力，便沒想太多。所以當我看見他們好端端的做自己的事，頓時鬆了一口氣，果然是我想太多。

挑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不知道是上課一整天太累，還是車上的味道真的讓我太熟悉，車體晃呀晃的像在船上，我的思緒漸漸被拉走，然後我就睡著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坐上的這台車，有個稱呼叫做大直深夜公車。顧名思義，他只在這條線路上出沒，出現的時間不一定，但一定在十點以後到凌晨四點前行駛，如果在網頁上搜尋「大直深夜公車」還會跑出一些不小心誤乘的人分享的文章。

在睡的迷迷糊糊的中間聽見細瑣的說話聲，一個女子的聲音這麼說：「該來的還是來了。」什麼東西要來了？這個聲音好熟悉，我一定在哪裡聽過，不對，我不是在公車上嗎？早該坐過站了吧.....想著我皺了眉頭，感覺身旁有人走近，那人輕輕地撫平我的眉，用溫柔又飽含滲透力的聲音說：「睡吧，還不到醒來的時間。」是那個女子，當他說完話瞬間一股睡意傾巢而來，我又緩緩地睡著了。

再次醒來是因為公車鈴響起，我突然驚醒，腦袋還有點昏沈沈的，看向窗外正好到了我家外的站牌，趕緊下了車，公車門快速關上，只有我一個人下車，那下車鈴誰按的？

疑惑的我盯著緩慢的老舊公車逐漸遠離視線，拿出手機看時間，一打開螢幕我就罵了聲髒話。

幹，怎麼才過三分鐘。

剎那我把公車上詭異的經歷一下子回想起來了，雖然平時並不會怕那些怪力亂神，但這個時刻還是感到一陣發毛。

快步朝家裡走去，一到門口正準備拿鑰匙，門突然打開了。

印入眼簾的是小阿姨熟悉的面孔，他用甜美的笑容對我說：「早知道你要回來了。」

「對了！原來是小阿姨的聲音！」我下意識脫口而出，小阿姨卻沒有一絲奇怪只說了先進來再說吧，就轉身進了客廳。

chapter 2.自古家族皆有秘辛

「小安，你看漫畫嗎？」

我跟小阿姨面對面坐著，媽媽剛倒了兩杯麥茶給我們後就回房間了。

客廳很安靜，我被小阿姨盯得渾身不自在，有很多問題想問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正當我實在受不了這個氣氛，拿起馬克杯就喝的時候，小阿姨突然問了這個和目前狀況毫不相干的問題，害我差點把茶噴出來。

「什麼？」

「所以就是問你有沒有看漫畫。」小阿姨一臉認真的又問了一次。

「嗯.....偶爾會看。」

「那你一定知道除妖師這個職業吧？簡單來說，我們家族的人都是除妖師喔。」這個時候我的臉到底是什麼表情呢？

我想我肯定很鎮定吧！因為我看見小阿姨一副等著看我吃驚的臉，卻沒有達到預期結果而失望的嘟起嘴。

「還以為可以看到小安驚慌失措的表情呢！」現在的空氣比起剛剛已經自然許多，就在我以為小阿姨下一句就要說其實是開玩笑的時候，他又開口了：「說除妖師並不完全正確，其實多數妖怪本質都是善良的，只有少數妖怪帶有邪念。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消滅那些壞妖怪。」接著漫長的時間裡，我安靜的聽小阿姨娓娓道來。

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叫做表世界，其實還有一個裡世界，那就是妖怪的住所。

妖怪根本就跟那些傳說故事八竿子打不著，比方說虎姑婆好了，故事中的虎姑婆是老虎精為了修煉成人，而去抓小孩吃，其實每個妖怪都具備幻化成人的能力，而且他們吃的食物基本上跟人類差不多，在最早最早的年代，妖怪跟人類是並存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所以最一開始的故事大多具有真實性，只是後來表世界跟裡世界被分割出來，隨著時間的流傳，就越來越偏離事實了。

在表裡被分隔後，有些人被賦予能力，分散到世界各個角落，而在台灣，唯一能穿界的就是安家——也就是媽媽的家族。聽說媽媽在家中的能力是數一數二好的，只是為了嫁給爸爸便果斷放棄繼承那些家業，我也是這時候才知道，原來我名字裡的安字就是代表安家人的意思，難怪從小只要是媽媽那邊的親戚開口閉口都只叫我小安。

前面說到消滅壞妖怪，其實安家的工作不只這些。我們的委託人有可能來自於人類，也有可能是妖怪，有時候要除妖、有時候要幫妖怪回到裡世界，甚至還要幫助來表世界生活的妖怪是適應環境，五花八門，有點像是日本萬事屋的概念！

聽到這我已經頭昏眼花了，連忙阻止還打算說下去的小阿姨，喝著早已冷掉的茶水，盡力去消化這些訊息。

「現在有什麼想問的嗎？」小阿姨一派輕鬆的問。

「嗯.....能力？能力到底是指什麼？」姑且先從我最好奇的部分開始問吧。

「問得好！你阿姨我早就知道你會先問這個了。」接著阿姨從包包拿出一本筆記本，隨手翻開空白的一頁，在紙上畫起了奇怪的圖騰。看著阿姨畫著奇怪的線條，完成後猛一看居然是一隻鳥，長這麼大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阿姨畫畫。

「別吃驚，等等再跟你文字說明，講這麼多我也累了，現在來點實作吧！」

「實作？」

只見阿姨閉上眼睛，嘴裡開始唸著只有動漫裡才會出現的中二咒語：「雨中見霧，風吹草搖影動。」念完咒語，然後一個瞬間阿姨的肩上忽然站著一隻鳥。

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啊！我明明目不轉睛的盯著這一切！

小阿姨看我吃驚的臉，揚起得逞的笑容說：「這是我的守，我叫他雩，取自詩經北風其涼，雨雪其雩。他就是傳說中那個啥.....啊，石燕拉石燕。」

石燕，我記得是棲息在深山或島嶼，起飛會引起大風的鳥。

「小弟，你聽過我的名字？」一個聽起來有些輕浮的聲音忽然竄進腦中，嚇得我不知所措，小阿姨連忙說：「是雩在跟你說話。」

「嗯.....老師上課說過。」那個老師是我們的歷史老師，很年輕，臉上總是掛著一副厚重的眼鏡，平時最喜歡在課堂上跟我們講一些妖怪傳說。雖然我本身沒什麼興趣，但聽久了也跟著記得了幾個有趣的故事。

「那個老師不錯，看來我也是挺紅的麻。」聲音再次傳來，這次我意識到了奇怪的地方，開口問：「他在讀我的心？」

「現在才發現？天使，這小弟沒有你說的那麼敏銳啊。」天使這個稱呼，想必是因為小阿姨的名字安琪延伸出來的吧？雖然我從以前就覺得安琪這麼文靜的名字一點都不適合小阿姨就是了。話說回來.....

「不要一直小弟來小弟去的！我叫做葉子安！」

「明明就是個小鬼還敢要大爺我稱呼名字？」

「你不過就是隻鳥！」

「什麼……！」

「好了好了你們別吵了。小安別介意，雩就是這個性子。」小阿姨見狀連忙打圓場，接著皺眉看了雩一眼，雩便說：「哼這次看在天使的份上饒了你，下次可沒那麼簡單了。」說完便化為霧氣消失了。

「好，吵人的鳥終於走拉！現在輪到你了。」什麼吵人的鳥，不是你自己把它招喚出來的嗎？感覺突然有點同情雩了……。

「現在要與你的守訂契約，」小阿姨拿出畫好的咒式開始講解：「閉上眼睛，在心裡默念，注意一定要專心。」

我願用生，與你連結，求你將力量作為代價，與我締結契約。

「安家的小伙子？總算來了，我們等你好久了。來吧，唸出咒語，我們的力量是屬於你的了。」當兩個聲音重疊出現在我腦中，忽然有股暖流穿過我的身體，嘴巴下意識念起：「炎之鳴，雷與電共舞，雙翼起。」

「小姑娘好久不見了。」左肩深藍色的鳥傳來厚實的聲音。

「果然是爺爺，消失這麼多年總算出來了。上次見我才十五歲吧？有沒有想我啊？」小阿姨聞言露出調皮的笑容說，藍鳥又開口：「這麼久不見你也沒什麼改變，還是這麼孩子氣。」

「天使你都只跟雷雷講話，我也很久沒有跟你玩了啊！」右肩暗紅色的鳥忽然開口，不同於藍鳥是男性厚實的嗓音，紅鳥的聲音明顯像淘氣甜美的女孩。

見狀阿姨連忙回答：「哪有哪有！我也很想姊姊的。」聽見阿姨叫紅鳥姐姐我不經感到好笑，這聲音，說是我的妹妹也有人信的。

我被夾在中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這時藍鳥說：「話說回來，叫什麼名字？」

還沒意識到藍鳥再對我說話，紅鳥便開口：「傻愣著什麼，在問你話呢。」

「噢是！我叫葉子安。」我感到有些窘迫的回答。

「知道我們是誰吧？契約結定的時候應該讓你看見一些了。」聞言我點了點頭，的確是看見了。藍鳥是雷鳥，有人稱其為雷公；紅鳥則是火鳥，另個稱呼……

「別說！我不喜歡那個名字。人類老是愛亂取名，還捏造故事，說人家停留的地方總會造成火災，我又不是故意的！」所以真的火災過？

「就幾次而已拉。」不管怎樣有就是有啊！

「你這小子吵死了，雷雷下一步換你講。」說完話紅鳥便飛到小阿姨肩上，我還聽見它微弱的抱怨聲，小阿姨笑著順了順它的羽翼。

「炎子，你也該收斂點，都一把年紀了。」藍鳥繼續說：「小子，雖然我們已經結成契約了，但還沒定名。過去人們都叫我雷公，你也別藍鳥來紅鳥去。」

「那麼來吧，現在，閉上眼睛。」忽然感到一陣暈眩，接著眼前便陷入一團黑。

chapter3.所以說安家的能力到底是？

完全不想睜開眼。

怎麼才短短幾個小時，我就被迫暈過去又清醒過來又暈過去再清醒過來.....你們不累我都累了，要不要讓我一直睡下去就好了？

「醒了就起來，老三安靜的過分，怎麼出了你這個囉哩八唆的孫子？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你，你的力量還不穩定容易被漩渦影響。」是雷公的聲音。

「你們可以不要再偷聽我的心聲了嗎？」還有沒有人權啊？我緩慢的坐起身，這時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個河堤邊，是一片嫩綠的草地。

我感覺到右邊站了一個人。

「沒辦法，契約訂下之後，我們的心靈就是相通的了。所以就算我不開口你也聽得到我的聲音，相反的你在想什麼我都知道。」抬起眼，這個男子有著一頭藍髮，雖然在右眼附近有一道疤，但是臉很端正，說直接點就是帥，年紀看起來頂多二十出頭。周圍沒有其他人，剛剛對我說話的肯定是他，又是藍髮，難道.....？

「你是雷公？」看起來也太年輕了吧？站起來後，又發現男子足足高了我一顆頭，真是沒天理。

「走吧，先去辦正事。」雷公跨步往河的方向走。

小心翼翼的跟在後面，突然想起雷公剛剛說的話，有點疑惑的開口：「可是雩怎麼也聽得見？我又沒跟他定契約。」

「雩？你說小姑娘的守？」我點頭。

「那個輕浮的小子，不知道哪學來的能力。」所以這可以學得會？那我也可以嗎？

「你學這個要幹嘛？」不知道，就是很酷啊。

「搞不懂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你這張臉說這句話真是一點也沒有說服力。

「任何事都是有代價的，以後你會慢慢學到這點。」我腦中反覆咀嚼這句話，接著才意識到我還沒問最重要的問題。

「這裡是哪裡？小阿姨人呢？」這個時候我們已經走到岸邊，那裡停了好幾艘小船，雷公上了離我們最近的一艘，示意我跟上。

「安家的兩位客官好，是要到祠堂嗎？」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船頭的船夫戴著斗笠開口，雷公點頭後，船夫又說：「現在啟程到祠堂。」說完話當船開始移動，船夫又消失無蹤了。

「小姑娘跟炎子待在家，至於這裡，你應該猜到這是哪了吧？」

「隱世？」

「嗯。這條河是引河，透過指可以去到隱世的任何地方。剛剛那個船夫就是指，不過他們一族一向神秘，不喜歡出現在人面前。」

「我們要去的祠堂是什麼地方？」那時候好像有說到……

「定名。現在的契約並不完整，定名是最後一個步驟，讓你的能力覺醒，使我們的力量可以融合。總之，說這麼多不如親自經歷，前面就是祠堂了。」順著雷公的視線望過去，一遍煙霧瀰漫中隱約有個像是日本神社的建築物。

「船會停在這等候二位。」這次連身影都沒看見，只有聲音迴盪在整個空間。

下了船，兩人雙雙向著祠堂走，輪廓越來越清楚，有一扇沒有門把的木門出現在眼前。

「子安，把手貼在門上。」當兩人將手掌貼在門上的瞬間，突然一個紅色的圖騰出現在門上，跟小阿姨在紙上畫的一樣？

「那是安家的家徽。子安，接下來的路你必須自己走，自古以來擁有能力的人都得走過這條道路，也算是一種儀式吧，好好發揮自己。」雷公說完話，木門已經完全打開了，看不見前面的終點，只有一道白光從深處射出。

「進去吧，我會在這等你歸來。」我點了點頭，便朝著光源走去。

會不會這一切都是夢。

從上那台奇怪公車開始，時間的流動變得很緩慢，其實我還在車上睡吧？雖然如果是夢也真實的太不可思議了，但相較之下所有一切都像是夢中才會出現的情節啊！

光線越來越亮，照著眼睛快要睜不開，身子有一種鼓動的感覺，好像有什麼要從體內竄出。感覺那個光亮處有什麼，如同公車上熟悉的感覺又出現了……。

最後幾步幾乎是閉上眼在走的，感受到刺眼的光芒消失後，我才再度睜開眼。

這是個純白的空間。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的白色空間，所以也無從測量大小。

「有人在嗎？」雖然看起來是沒有，但姑且試試……鴉雀無聲。

太安靜了，還以為聲音會被空間反彈回來而產生回音，結果沒有。

感覺所有的一切都正在被吸收。

「葉子安，安家的世傳子孫，繼承了闇與影的能力。」

「才十七歲就繼承？安家已經沒有人了嗎？」

「二哥你又忘記了，現代人類已經不像我們能活那麼久了。」

突如其來三個人的對話聲迴盪在整個空間，我好像已經很習慣這種聞聲不見影的狀況了……「哈囉，可以不要忽略我嗎？」

「你蠻有趣的。」一個全身穿戴黃色衣物的男子不曉得從哪裡冒出來。

「你蠻奇怪的。」這次是全身紫色的男子。

「大哥二哥，不要嚇跑人家了。」最後是全身綠色的男子。

三個人長得一模一樣，穿著服裝也相同，只有顏色上的差距。從對話聽起來，黃衣男是大哥，紫衣男是二哥，綠衣男是小弟。

話說回來，這幾個人讓我想起了一個傳說……

「不准說。」三個人異口同聲的說。

「人類老是對於自己不瞭解的事物亂下註解，把錯都歸在那些事物上，最重要的事，人類取的名字真的很沒品味。」

「還不是都怪大哥自己愛亂跑。」

「我覺得大哥跟人類都有問題。」

三個人散發著準備繼續吵下去的氛圍，我可不想在這裡陪你們浪費時間！

「所以你們真的是……黃色小飛俠？」

話一出口，果不其然三個人都安靜了下來，但是被他們同時盯著看其實還是挺毛的，於是我趕緊話鋒一轉：「那個，回歸正題，我來這裡到底要做些什麼？其實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葉子安，你對於自己了解多少？」黃衣男問。

我對自己的瞭解有多少。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事實上以前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想這種深奧的事，還以為我一生就是平平凡凡的過一輩子，然而今天晚上所經歷的這些卻將過去所有的價值觀全部打破，雖然我一直呈現很鎮靜的樣子，但事實上那都是因為這一切都太過於虛幻了。

「你不用現在想出答案，雖然人類生命很短暫，但也夠長了。」紫衣男說。

「只是要提醒你，闇與影是神為了補償安家特別釋出的能力，他既然可以保護眾人，就代表他同時也擁有摧毀一切的力量，他是雙面刃。所以——你能永遠站在善的那一邊嗎？」綠衣男接著說。

看著他們三人你一言我一語，有一股蠢蠢欲動在胸口翻騰，整個人彷彿不是自己，腦子混沌不清，嘴巴不受控制的回答：「善，為一切根本。」好奇怪，那不是我的聲音。

「我們明白了。解開你身上的束縛，名葉子安，闇與影擁有者，定名儀式完成。」

就在那瞬間，我又一陣暈厥，在昏過去之前只隱約聽見黃衣男說：要記住，你看見的並非都是真實。

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

我看見自己騰空站在一片荒蕪之中。事實上我根本不確定那是不是我，因為我就站在這裡，但是那個人卻有跟我一模一樣的臉。

空中布滿烏雲，閃電跟雷聲相互交錯、接連不斷，他就停在空中，彷彿脫線玩偶般一動也不動。

「安，我很抱歉。」忽然不知從哪個方位傳出這句話，感覺好像是……天上？語落，一道閃電穿過男子的身體，只見他用力掙扎沒幾下就快速墜落，那瞬間我突然覺得往下掉的是我自己……「不要！」再次睜開眼，我注意到自己躺在祠堂木門前，雷公皺著眉頭似乎正打算叫醒我。

「我怎麼出來的？」我的頭感到一陣一陣的抽痛，回想剛剛的夢境，墜落的感覺太過於真實，連畫面都像是曾經存在過的記憶，雖然只是夢卻讓我有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只是噩夢而已，別想太多。」雷公一把拉我起來，接著問：「三兄弟怎麼說？」我如實地講了一遍剛剛發生的事，也順便讓自己回憶一下，講的途中只見雷公眉頭越皺越深，說完後陷入一陣沈默。

「沒想到會是閻與影……看來我們都失算了。」雷公喃喃自語的說。

「怎麼了？閻與影不好嗎？」其實我壓根本不曉得這能力到底是什麼，還以為三兄弟會講解一下才放我出來，結果什麼也沒做。

綠衣男說他是雙面刃，好像很強的樣子，還有……神為了補償安家？雖然經歷了這些事之後再聽見原來真的有神已經不算什麼了，但是補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隱約覺得我應該知道這件事，但卻怎麼樣都想不起來。

「子安。」聞聲看向雷公，他已經恢復原本平靜的面貌，我一臉狐疑的等著下文。

「某個人再保護你，他認為你不用記得的事你就會本能地忘記，所以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問。至於閻與影到底是怎麼樣的能力你會漸漸明白的。聽清楚了嗎？」雖然很不甘心，但雷公露出我再問下去他就要再讓我暈一次的表情，所以我只好乖乖地點頭。

「那現在，想不想去隱世逛一逛？」

再次上船，雷公對空氣說了怪樂島後，船就自行動了起來。

途中雷公向我說了不少隱世的事，例如這裡永遠都是秋天，雖然這樣可是每個植物都能好好的活著。這裡的時間也跟現世不同，比較慢，慢的幾乎感受不到時間的流動。妖怪們平時都是以人類的面貌在生活，過著跟人類差不多的生活，而現在要去的怪樂島是隱世最大的生活圈。

「還要一段時間，我先教你幾個基本嘗試。這個世界上有各大連結家族，每一個家族都有自己所擅長的能力，以及代表的守徽。安家的守徽是鳥，所以安家人的守都是鳥的型態。」我點頭示意自己理解。

「接著是能力，安家人最基本的能力是魅惑。簡單來說就是催眠，小姑娘學得非常淋漓盡致，雖然還是比小妮子差了一點，但應該是安家現任最強的魅師了。」原來在公車上小阿姨對我用了魅語，不過話說回來，小妮子……該不會是指我媽吧？

「嗯。現在來試試看，看到那隻鳥了嗎？」雷公指著河道邊的樹枝說：「現在對著他說出你的魅語。」

也太強人所難了吧！但是學會這招好像很不錯，抱著姑且的心態說：「飛起來。」毫無動靜。

我有點尷尬的看著雷公。

「你要在心底很肯定的說出這句話，用命令的方式說。」

我清了清喉嚨，照著雷公所說的在心底唸著我要你飛起來，通通飛起來，再度開口：

「現在，飛起來。」剎那間，突然林中一陣騷動，成群的鳥飛向空中。

我狐疑的看著這個畫面，這是我造成的嗎？

雷公望著天空不知道在想著什麼「兩位客官，怪樂島到了。」沈默在我們當中，直到指說了這句話。

下了船，雷公又恢復成平常的模樣，雖然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決定別多問。

隱世其實真的跟我所生活的世界差不多。

大概就差在走在路上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吧。

既然這樣當初到底為什麼要分隔兩個世界？其實就算妖怪跟我們一起生活，我們也不會發現啊。

「小姑娘沒有告訴你原因嗎？」我搖頭。

「嗯也是，畢竟你小阿姨從小就學不好妖怪史。這樣吧，我們去書局買幾本書給你，反正你也該學點這個世界的事。」

於是二人便前往書店。

這是一間很古樸的二手書局，整體裝潢都是用木頭，看起來格外有味道。雷公要我自己去晃晃，他去找店長聊聊順便找些我能用的書。

雖然看起來不大，可實際上的空間卻出乎意料的讓人有種走不完的錯覺。

停在妖怪推理類，我隨手拿起一本閱讀，正當我讀得正入迷的時候，身旁突然有個微弱卻堅定的聲音傳出：「好看嗎？」

我往聲音來源看去，是一個看起來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比我矮差不多一顆頭，帶著一副簡單的圓眼鏡，褐色的頭髮綁著雙辮，穿著俐落的薄長袖配牛仔褲。

清澈的眼眸現在正盯著我看。

「喔！嗯還不錯，會讓人忍不住讀下去。」被看得有點不自在，我搔了搔頭回答。

「那你看完可以讓給我嗎？」女孩自然的歪著頭問，我下意識點了頭。接著他便露出大大的笑容說了聲謝謝。

這麼可愛的女孩也是妖怪嗎？這樣一想不經有些惋惜的嘆了口氣。

「嘆氣壽命會變短喔。」沒想到女孩會這樣說，我頓時想不出話回答。不過女孩似乎也不是想得到回覆，他看了書櫃幾秒便伸手拿了本書，逕自坐在地上開始閱讀，於是我也開始讀手中剩下不到一半的推理小說。

時間滴答流逝，不知道又過了多久我總算讀完，闔上書往旁邊看，卻發現女孩同時把書闔上。

「這本好像沒有你那本好看。」

「你看完了嗎？」我詫異的問，也太快了吧。

女孩點了點頭，並不明白我為什麼這麼驚訝。

「你看書很快。」吐出這句話，我便將手中的書遞給他。

「以人類來說，你也很快。我先走了，有機會再見。」還來不及問他怎麼知道我是人類，女孩便已轉身離開。

真是個神秘的人。

過沒多久雷公便把我叫過去，又帶我去了一些地方，買了一堆說是之後用得到的物品，回到現世發覺居然才過三個小時，我在隱世至少呆了一整天有了。屋子裡的燈已經全關了，雷公在到家的瞬間就消失了。我躡手躡腳的回自己的房間，準備結束這個荒謬的一天，我躺在床上，身體感到異常的疲憊，應該要問她名字的，昏睡過去前我這麼想著。

chapter 5.目前為止

大家好我叫葉子安，出生在平凡的家庭，過著平凡的生活，未來也打算平凡的活下去——原本是這樣打算的。然而在兩週前的某日，忽然被小阿姨告知世界祕辛以及家族史，招喚了自己的守、還去了一趟隱世……話說回來，那天晚上直接睡死後，隔天早上媽媽就說小阿姨不知道去哪裡去工作了，我邊吃早餐邊心想小阿姨真是不負責任，另一方面很想要問媽媽，可是媽媽實在太過正常了，讓我反倒不知道如何開口。一如往常被催促上學後，又開啟了平常的生活，就這樣跟過去沒什麼不同，還以為那天晚上都只是一場夢的時候，與不尋常的那日相同的時間在補習班，我看見了小阿姨。

走進補習班，就看見小阿姨跟褚亮站在走廊不知道再討論什麼，我很訝異褚亮跟小阿姨竟然認識。雖說我跟褚亮從小一起長大，但小阿姨實在太過隨性了，連我都很少看見他，更何況是褚亮。

我走過去想給出其不意偷聽他們的對話，沒想到還沒走近，就突然感受到肩上多了一份重量，腦中突然有聲音響起：「安小弟，好久不見。」

「雋？這樣隨便出現沒問題嗎？」我哭笑不得的問。

「有差嗎，反正只有你聽得到我說話。」這樣說來，就算我不講話你也聽得見對吧？

「那當然，老子有練過。」雷公說任何事都有代價，問了這個你付出了什麼？

「代價……不如說是失去了什麼吧。」說到此，雋就沒繼續說下去，我也就識相的不再問。

「小安。」聽見小阿姨的呼喊，我回過頭發現他們似乎結束話題了，小阿姨招手要我過去，我便快步走過。

「等等上完課來找我，小亮會帶你。」說完話小阿姨就轉身朝著後方快步走掉。

我懷疑地看著褚亮，他嘆了一口氣說：「安阿姨真的是……我知道你有很多疑問，我們先進教室吧！」說完便勾著我的脖子走進教室。

「好，有什麼問題都問吧！我知道的都會回答你。」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該問什麼了……」這是實話。這陣子的事甚至讓我覺得說不定什麼都不要知道才是最簡單的。

「好吧，我能理解。那我把我知道的都跟你講吧！」

我總結一下褚亮說的：

第一件事，褚家是安家的分支，雖然並沒有血緣關係。

第二件事，褚家是為了守護安家人而存在的。

因為開始上課了，所以我跟褚亮用紙筆溝通。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是嗎？」皺眉寫完這句話，把紙傳給他後就趴在桌上，老實說我有點沮喪。

那天之後，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還以為至少最好的朋友是跟正常世界連結的繩索，結果他也是異世界的其中一個共犯……最重要的是，為什麼我是最晚知道的那個人啊？難道不是一開始就先告知一下嗎？

褚亮看了看我，似乎察覺到我的心情，便拍了拍我的肩，小聲在我耳邊說：「現在去找安阿姨吧？反正你大概也沒心思上課了。」我點了點頭，兩個人便離開教室。

褚亮帶著我走到走廊最底的房間，牌子上面寫研究室，我從來沒有進去過。褚亮打開門，裡面的擺設就跟一般辦公室沒兩樣，但是牆壁卻吸引了我的目光。

「你看見的牆壁是什麼顏色？」褚亮突如其來問了這個問題，嚇得我以為他也有讀心術，才剛心想他又說：「我沒有讀心術，是因為你一直盯著牆壁看我才問的。」他一臉瞭然於胸的笑容看著我，真的是我肚子裡的蛔蟲……

「很漂亮的白，上面有金色的花紋。」我說出自己所看見的。

「我看見的是淺灰色，安阿姨則是白色但沒有花紋。」褚亮說。

「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為什麼？」

「你知道抱壁鬼嗎？就是傳說處於陰陽交界處，附於牆壁，身影灰撲撲的，在隱世他被稱作天平。他呈現的顏色，會依能力高低而有所不同，基本上從深灰色開始變淺，從一片空白到有花紋。葉子，你說只有你不知道，其實是不對的。」我狐疑的看著褚亮，等著下文。

「你只是忘記了，有人在保護你，所以你便遺忘了。」這句話……上次雷公也這麼說。

「所以別想太多。」褚亮認真的看著我的眼睛說。

「小亮說的沒錯，放輕鬆。」小阿姨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房間裡，現在想想或許是刻意讓我跟褚亮有這一小段的對話空間吧。

「好了，過來這邊坐著。上次去隱世還好玩吧？」小阿姨一說話整個氣氛又從停滯恢復成流動了，我突然感覺胸口鬆了一口氣。難不成是因為那句放輕鬆？

「安家的能力，爺爺跟你說了吧？」我點頭。

「之後你跟在我身邊學習，我會教你如何運用這個力量。你自己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強大嗎？我們家族能看到金色花紋的，目前只有你一個了。」我馬上意識到他在說牆壁。

「那媽媽呢？」我好奇的問。

「姊姊他啊，只有測過一次。據說是太亮了，眼睛會不舒服。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這種現象，或他真的是百年難的一間的怪物。」有你這樣說自己姊姊的嗎？我又哭又好笑的想，但是媽媽真的是深藏不漏啊。

「好了，回到正題，小亮會協助你。我們先從基礎開始吧！」

小阿姨站起身走到辦公桌，拉開某格抽屜，從裡面拿出了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是模擬盒，我們要進去這裡面。」

「蛤？」因為實在太奇怪了，我忍不住大聲質疑。

「手給我，另一隻牽著小亮。閉上眼睛。」照著小阿姨的話做，接著聽見小阿姨說喃喃自語，我想大概又是什麼中二到不行的咒語，直到一陣風吹來，小阿姨放開手我才睜開眼。

眼前是一片大草原。

然後似曾相似的感覺又出現了。

「模擬盒會依據訂約的人所想的而創造出來，這就是我想像出來的世界。其實你小時候進來過，但應該沒印象了吧？」小阿姨解釋。

「以後都會在這個空間練習，因為是我創造的會比較好控制。我先來示範一下吧。」

小阿姨說完便看著我，然後開口說：「唱歌。」

他一說完我突然發自內心地想要開始唱歌，而且我也就真的這麼做了。

「小阿姨！不要拿我練習！」我生氣的說，一旁的褚亮早已笑到不行。

「開個玩笑麻哈哈！你對著褚亮試試看，他可是我教出來的得意門生。」我轉身看著褚亮，也跟著說：「唱歌。」

毫無動靜，除了褚亮再憋笑以外。

「唱歌！」我又再說一次，比上一次更大聲。

還是毫無動靜。

「唱歌唱歌唱歌！」依然毫無動靜。

「好了，魅語可不是一天兩天就學得會的。小亮一直以來都很會消除，這個之後也得教你，未來的路還長的很呢！」到目前為止，大概就是這樣了吧！